時代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五日 第八七四號（今日一張半 售價三千元）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字第○三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六四號

發行人 匯開莫 時代書報出版社

上海斜界路六號 電話三五一一 營業部 電報掛號 Epochpubco

ABC 乾餅 糖果

迎歡人人，禮盒各種

康福皮鞋 Kumfort 新計劃 大量生產 新低價 薄利推銷 舒服大方 與衆不同 第一流 康福皮鞋 地址 南京東路一二二三號四川路角

拍攝 美術 團體 結婚 各種照片

英明照相館

經售世界名廠出品照相材料儀器

地址 南京東路三二一號

蘇聯在管制會建議 討論日本當前政局

已列入週三管制會議議程中

（合衆社東京十四日電）蘇聯出席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代表提議管制委員會中加以討論，渠要求「討論片山內閣辭職之理由以及新閣之性質與外交政策」。此問題已列入下星期三管制委員會之議程中。蘇聯代表認為此問題應由「日本人民自己解決」。蘇方對此建議之內容及範圍目前不願詳加說明，麥帥須辭職，總片山內閣所缺乏之條件支持也。管制委員會主席，美方代表施巴德對蘇聯之建議拒絕評論。日本共黨要求下屆內閣應盡向左，兩黨對新首相之人選可能於最近決定。

（法國新聞社東京十四日電）蘇聯已決定干預目前之日本政府之危機。盟國管制委員會蘇聯代表要求委員會在二月十八日舉行之下次會議中討論片山內閣何故辭職以及繼任之內閣將屬何種性質。委員會將在會中討論片山內閣之辭職原因及討論繼任內閣之性質。據近委員會方面之人士指出此舉之三要點：第一，蘇聯對日本內政之關切今次提出內閣事件，猶屬首次，此舉表示蘇聯深恐保守份子組織反對共黨之內閣。而目前日本之各報皆贊成由吉田組織新閣，此新閣若果組成，則將為絕對反共者，且為反社會主義者。第二點盟軍總部之官員對日本目前之內閣問題採取不干預態度，一切皆由「代表日本人民」之議會自行決定，但蘇聯對美國之「不加干涉」一事，尚不能加以確定，故乃由此一舉。第三，久處沉默狀態之管制委員會，在此問題提出後，勢將有激烈之討論。

日右翼政黨大活躍 明日實行新首相提名

社會黨兩派對立消除

（新亞社東京十四日電）第三次四黨幹事長會議，於小會派出席下，十四日下午舉行會議，將頭自由黨之大野幹事長提議「應於國會實行下屆首相之提名投票」，但由社會民主兩黨之反對，結果決議十六日召開議院運營委員會，實行下屆首相之提名，以此日本之次屆首相，將決定矣。

（新亞社東京十四日電）日本各政黨幹事長會議本日已進入第三日，非惟毫無結果，且已陷於無法繼續舉行之情況。繼續開會亦將毫無結果。自昨（十三）日該會中小會派方面提出贊成自由黨組閣之主張後，陣營已趨分明，今日下午小會派與自由黨均已不出席幹事長談話會，而另舉行在野黨秘密會議，參加者除自由黨外有同志會，全農派，農民黨，第一議員俱樂部等。

（新亞社東京十四日電）社會黨於十三日召開之中央執行委員會中，曾商討左右兩派之統一工作，首由鈴木茂三郎負責解明五月會之決議案，（一）鈴木辭去預算委員會委員長職。（二）不作分裂運動。（三）服從黨議。當時全體中委一致予以承認，因此社會黨左右兩派之對立，已告消除。

蔣主席尚在牯嶺

（聯合社南京十四日電）官方消息透稱：蔣主席已於十三日晚間由京飛往牯嶺，但據新聞局今日宣布：主席尚在牯嶺，報刊載陝區將領晉謁主席，舉行會議。

山東美兵被俘事 外電傳共方提抗議

（合衆社舊金山十三日電）中共電台十三日之廣播，一般認為無異乃要求美國海軍及陸戰隊撤離之最後通牒。再作援助，以為日去年聖誕節後為共黨俘虜之四美海軍陸戰隊予以寬大待遇之交換條件。據合衆社所收得之共黨廣播稱：該四美海軍陸戰隊之被俘，由於彼等協助國軍作戰，並繼續；膠東人民解放軍之總部業已對美駐華海軍，提出嚴硬抗議，要求道歉，並保證以後不得再有此項行動，若再有此項行動，美海軍及美國政府應負此項行動之後果之全部責任。如美海軍當局接受此項正當之要求，則解放軍將以中美人民之友好精神寬大待遇被俘之美海軍陸戰隊。該廣播並列舉美國援助中國政府普生無數外來援助以後稱：為避免再發生此項意外，美國武裝力量以及軍事人員應停止援助對人民作戰之蔣政府，並立即自中國撤退。

美國一週來物價 穀類跌勢最猛烈

（合衆社紐約十三日電）據杜瓊平均工業指數顯示在過去一週中股票較上年最高價下跌達百分之八‧五，貨物下跌百分之十五‧九。棉油跌去百分之三○‧九，穀類下跌亦鉅，五月份大麥期貨較最高價相差百分之廿二‧七，玉蜀黍跌去百分之廿四‧二，裸麥百分之廿四‧一，大豆百分之廿七‧四，木材亦跌去百分之七‧三，可可百分之八‧二，咖啡百分之二十，糖百分之十六‧三，皮類百分之廿五‧七，橡皮百分之十一‧三。根據國際統計局之商品指數，雖在不滿一月中下跌百分之十五，較之一九三九年之指數猶高出百分之二五三。

美機被擊落 美使館否認

（聯合社南京十四日電）美大使館發言人今日對於報載美空軍C47號運輸機一架在瀋陽附近被共匪擊落之說宣稱：所有美機現均安全，據此間一般人士猜測，該被擊落之飛機係往返北平與瀋陽間之中國陸軍機或民航機。

美報大捧日本 張彭春提警告

（合衆社成功湖十三日電）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中國代表張彭春十三日譴責美國報界「具有以盟國描寫日本及日本民族之傾向」。張氏之言係在經社理事會討論以國際法規取締滅種族宗教罪行時所發者。張氏演說時，句斟字酌，且重覆一次，使一字一句俱為在座者所聆聞。張氏言曰：「凡具有此種傾向者必有其私人之理由。」美國報紙應對描寫日本，渠懼小心，以免引起「過去慘劇之重演」，張氏稱：「悲慘之往事使本人今日不得不大聲疾呼」。渠乃引證南京大屠殺及其他事件，且稱之為「可怖之獸行」。渠稱日本在戰時使用毒品企圖毀滅中國民衆。並希望反對擬滅種族宗教之國際法規應特別指出毒品之危害。

履行英蘇貿易協定 蘇定購大批機械

包括火車頭發電機科學儀器

（合衆社倫敦十三日電）在東方與西方作外交戰時，蘇聯為履行其最近之英蘇貿易協定，卻在倫敦不動聲色購買數千萬美元之英國工業及科學器材，蘇聯被消息十三日稱：此間蘇聯永久貿易代表團，業已與英國工業代表及商務部開談判，在貿易協定範圍內，向英定貨，蘇專家自莫斯科前來，作談判中代表團之顧問，其他專家在有必要時，亦將前來，預料最大之定貨，將向北英火車頭工廠進行，擬向該廠定購一千輛狹軌火車頭，據英工商界估計，較頂貨用將達三千萬美元，交貨期將長達三十二個月，英方並未保證交貨日期，但稱渠方將盡可能，對蘇聯購買英公司之工程及其他方面器材所定之合同予以便利，蘇聯所欲購買之官方定貨單，包括一千一百輛之火車頭，價值六十萬美元之科學及實驗儀器，二千四百輛之無軌鐵路貨車，二千四百輛起貨機，二百十輛曳引機，五十四輛曲柄起重機，二百五十艘運木汽船，十四艘拖船，四艘挖泥船，一千五百架五十基羅瓦特之狄色爾發電機，二十四架蒸汽渦輪機，價值四千萬美元之三夾板器材，價值一千五百萬美元鋸木廠器材，四十八伏特之變壓器多具，提煉汽油之器材十具，以及十萬基羅瓦特之電力發動機三百架，該合同將長達兩年至四年之期，並在五月一日前簽妥。

義人民示威 抗議法西暴行

（塔斯社羅馬十三日電）義大利許多城市繼續舉行大會和示威遊行，抗議聖地亞哥南丁諾地方的法西斯挑釁行為。在巴利地方舉行的大會上，演說者們有地方工會書記和若干民主團體的代表們。他們支持人民民主陣線執行委員會。

法外長演說 鼓吹「西歐同盟」

倫敦政界表示滿意

（聯合社巴黎十三日電）外交部長皮杜爾今日在議會宣稱：參加馬歇爾計劃之西歐十六國應攜手組成「歐洲同盟」，而以法國與義大利所訂立之關稅同盟為其第一步，此於歐洲復興關係重大。

（法國新聞社倫敦十三日電）法國外交部長皮杜爾今日在巴黎國民大會中發表之演說已獲得此間政界人士之好評。外交部方面對於皮杜爾述及「英法同盟」持久不變一點，尤感滿意。彼等指出英法二國政見頗多相同之處，預定於二月十九日在倫敦召開對德問題之會議，法代表必可與其英美同僚獲致協定。關於如何解決德國問題，英法所持之態度亦不盡相同，惟英代表已決定將重考慮法方所提之各項建議，俾儘迅速解決該問題。必須對德獲致共同協定一點，外相貝文早有申明在先，英國決不坐觀德國及歐洲分裂為二個陣營。過去數月間之兩陣營趨勢，但希望最後必可與蘇聯成立一對德問題之暫時協定。

瀋陽外圍戰事又起 鞍山本溪形勢驟緊

（聯合社南京十四日電）瀋陽今日電稱：共匪已迫令東北著名之鋼鐵與煤礦業區鞍山，工廠數所陷於停頓，同時並加緊迫脅瀋陽外圍，數股已竄抵瀋陽南十哩處。瀋陽市內現正鞏固防務，徵召十八歲至四十歲間男子組織自衛隊。

（聯合社北平十四日電）國軍圍解鞍山之圍，已在其北面五哩收復一鐵路據點，惟形勢甚緊，市內可聞清晰砲聲，鋼鐵廠已停工。本溪地位亦頗危急，共方謀合圍瀋陽，現在其西北二十哩處進攻。

（聯合社北平十四日電）華北剿共總司令部發言人今日宣稱：平津附近僅有小規模接觸。共方二千餘人企圖洗劫北平東二十五哩某村並強募壯丁，國軍予以作戰結果，業已將其包圍。國軍昨日並在天津西北二十哩處破獲秘密地道與貯藏五噸，斃敵五十人，另有共方軍官等三十八人被俘。

清寒同學會提意見 解決學費問題

最高大學四百萬中學二百五十萬小學一百二十萬各校四分之一免費額由政府負擔

（本報訊）本市八十餘校組織之清寒同學聯合會反對提高學費，加重家長負擔，增多失學問題，反對各校百分之二十五免費額由校方負擔，因為校方負擔不是提高學費向社會攤派即由教師負擔，都是不合理的。故向當局提出三項要求：一、增加統一獎金名額及數額；二、反對以提高學費方法來設免費額；三、要求當局負擔各校百分之二十五免費額，以保障清寒學生都有書讀。

（又訊）清寒同學聯合會昨並發表告同學書及告師長書，提出二項要求：「（一）各校百分之二十五免費額全部由政府負擔，公私立學校教師一律配給實物，同時限止下學期各校收費數額，學雜費最高大學為四百萬元，中學為二百五十萬元，小學為一百廿萬元；（二）統一獎學金數額增加到七百三十七億元，名額擴大到四萬一千人（包括私大五千人，私立中學一萬人，私立小學一萬五千人，公立大學四千人，公立中學二千五百人，公立小學五千人）一律在各校開學前發放完畢。凡功課操行及格的清寒同學都有獲得獎金的權利」。

（中央社）據教育局長李熙謀氏語記者，私校收費標準，原則已獲確定。據悉：本市私校之學費最高額可能為：高中為四百萬元，初中為三百六十萬元，小學為一百六十萬元，此項規定明日當可決定。

房租標準 將依指數

（大公社訊）本市地政局於昨日午後二時在局內會議室，召開本市房租標準小組會議，經交換意見結果，認為過去所採取之倍數制已不適用，決根據市統計處編制之職員工人及公教人員生活費指數，作今後房租標準，並經決議數點如下：（一）房租不訂固定性倍數，而採用指數折扣制，（二）公教人員租金，根據公教人員指數，折扣部份，應特予優待。（三）租金種類分營業用及住宅用兩類，營業用房屋租金指數折扣，應少於住宅，（四）根據三十五年八月市府公佈之獎勵建築房屋辦法，今後新建房屋之租金，不受限制，今後擬定辦法。據地政局長語記者，房租究竟根據何項指數及折扣辦法，將提供市政會議討論後作大體決定，再由市參議會提供意見，以訂定公允實施辦法，根據房租生活費指數，根據上年十二月份市府公佈之指數，職員為一五六○○倍，工人四六四○○倍，公教人員九一四○○倍。

米市情況

（本市訊）昨日南北市場到貨一五九九九石，白粳每石一百七十五萬元，薄稻一百七十五萬元，早稻一百七十萬元，頂高特粳每石一百七十八萬元云。

世界工運 與「馬歇爾計劃」

（塔斯社莫斯科十三日電）「勞動報」刊載蘇聯職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庫茲納左夫給世界職工會聯合會主席迪亞金的覆電。迪亞金在二月間召集世界職工會聯合會執行局的會議，討論「美國援助歐洲再建設與復興」的問題。庫茲納左夫，在覆電中，促請迪亞金注意其來電中所包含的威脅性，即揭穿美國職工會總理事會，將和直接關切美國援歐問題的各國職工會中心機關協商。庫茲納左夫指出：提出哀的美敦書而由個別的職工會機關接受的政策，是破壞職工會統一的嚴重步驟，庫茲納左夫進一步指出：迪亞金來電並未說明使英國職工會總理事會提請召集此會的動機；對於世界職工會聯合會執行局所要討論的問題的內容與範圍，或者說：關於舉行這種討論的目的，以及其是否符合世界職工會聯合會的章程，也都沒有闡明。蘇聯職工會中央理事會，在沒有得到關於這方面的詳盡的解釋以前，對於在世界職工會執行局的會議中討論迪亞金所提出的這一個問題的迫切性與必要性，既無從加以否認，也不能予以確認。蘇聯職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在覆電中並表示希望知道是代表那一方面而將美援問題列入執行局的議程，指定誰為報告人，以及是否應將報告中的主要各點和一個草案先行提出等等。

幕後牽線人終於漏臉 馬氏談西歐集團

請美人確立在世界上之霸權

（聯合社美國埃哩伐州但莫恩十四日電）國務卿馬歇爾十三日在艾奧華州立農學院發表演說，無保留贊成英外長貝文之西歐聯邦。並稱歐洲十六國決定在馬歇爾計劃下統一其復興努力，實為建立一和平世界最重要之歷史性步驟。新近英外長貝文之提議，已超出經濟合作協定，而考慮成立一西歐聯邦，此一發展為吾人之極大希望。

（合衆社沃斯華州合斯麥納斯城十三日電）國務卿馬歇爾十三日晚於盛會中建議中之西歐政治聯盟，並稱：此乃吾人極大之希望。馬氏並引述兩條美國可能之路：（一）美國可能認為此項困難太大而置之不顧，或者勉強不徹底地應付局勢；（二）採取積極之行動，拯救局勢，確立「美國在世界上之領導地位」。馬氏最後籲請美人應接受其在世界上之領導地位。

時事雜感

·靈甫·

要命 撲滅計劃的軍事性愈來愈明顯了。美國不僅在經濟上及政治上奴役西歐，並且企圖把西歐變成進攻歐洲人民的橋頭堡了。去年馬歇爾計劃初提出時，美國還假惺惺地表示，經濟援歐，不附帶政治條件；現在卻要求被援助國家必須與美國締結軍事同盟了。金元不僅要買歐洲人民的血汗而且要買他們的性命充砲灰了。

內亂 希臘前陸軍部長桑倫提斯批評政府軍內部的紊亂說，干預軍事問題的，除總理和副總理外，且有陸軍部長，參謀總長，英美軍事顧問團團長和不負責任的美軍聯絡官，各自發表意見，各自決定各項問題。主子有主子的打算，奴才有奴才的想法；要奴才拚命，主子出主意，奴才不肯；要主子直接負責，奴才坐享其成，主子又不肯；這便弄得一團糟不可了。

勒索 美國也是亂糟糟。為了物價暴跌，共和民主兩黨互相推諉責任；其實都是一邱之貉，不必客氣了。現在惟一的辦法，恐怕只有把貨物往外國拋，好比一九二九年的恐慌時，把穀類堆起港上汽油放把火一樣。好在此刻有不爭氣的窮親戚和奴才們正在伸手討殘羹冷飯，大可藉此勒索一番。

苛歛 美國財政部長史奈德為了制止通貨膨脹，要勸導人民購買儲蓄公債。他竟不知道美國人民的戰時蓄積已經在去年化用得差不多了。假使人民還能儲蓄的話，他們早去多買生活必需品了，物價也不致狂漲了。可惜大多數人手頭的錢已因通貨膨脹及高物價迅速轉入財主大亨們的手裏了，叫他們用什麼來儲蓄呢？

分裂 印尼社會黨分裂運動已日趨明顯，這是遭受荷蘭政府實行了對荷妥協的錯誤政策的結果。伊索寓言上的兩隻貓，爭一個饅頭的爭執，卻去請狐狸做調人，結果雙雙墮入了狐狸的肚裏。印尼政府的錯誤即在此。所以社會黨左派堅持反帝的人民的道路的結果，必然招致該黨的分裂的。

停戰條約締結後 印尼愛國志士 續被荷方處死

（塔斯社約卡塔十三日電）最近荷蘭殖民地法庭判決印度尼西亞人民愛國青年死刑一事，已引起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強烈的憤慨。「許姆柏報」昨天抨擊荷蘭當局在締結停戰條約以後，採取恐怖行為，並要求釋放被判決的無辜的印度尼西亞人。「印度尼西亞柏利達報」指出：被判決死刑的印度尼西亞人，都是抗戰運動的活躍份子。該報並要求撤消判決。

（塔斯社約卡塔十三日電）在爪哇西部許多地區，荷軍與印度尼西亞軍之間的武裝衝突仍然在繼續中，克拉窩附近發生特別劇烈的衝突。荷軍大砲轟擊印度尼西亞軍，在萬魯村附近，塔西克馬來亞和其他地區，戰鬥也在進行中。

本周軍事述評

新春前後這一週，東北戰事繼續發展，據東北戰場新大戰爆發，其他戰場也很緊張……這一切的一切，都顯示着這個來臨中的春季，乃是一個劇烈戰鬥的春季。

遼陽與瀋陽

正如路透社的軍事記者所說：『新立屯一戰，結束了遼西之戰，而開始了東北戰事新階段。』這個新階段已始於二月六日的遼陽之戰。遼陽為瀋陽之戰略帷幕。這一遼陽之戰，由於林彪部隊一百七十里急行軍的突然襲擊，不到廿小時，就結束了。這一戰鬥以後，『中共電台宣稱：折損了政府軍的新五軍暫五十四師及其他部隊共計萬人。至此，冬季攻勢前夕新組成的新五軍，以及新調往東北的王鐵漢部第四十軍，已被全部殲滅……』（六日聯合社）。而政府方面，由於這種新形勢，也開始將『瀋陽外圍據點作新調整』（九日新聞）。

農曆新年前夕，由遼西爭奪戰發展到瀋陽外圍作戰的林彪部隊，開始『依恃其地理優勢，向瀋陽地區逼近』了（十三和平）。這時候『匪一、二、四、六、七、八、六個縱隊均嚮集瀋南』（十三東南），『逐步逼近，迫近渾河，犯蘇家屯，隆隆砲聲不斷傳來，十日薄暮尤烈』（十三申報）。所以第二天的上海英文報紙，根據路透社電訊，標出了『共軍驅迫瀋陽』的刺激性標題。『瀋市內人心於沉重中渡過舊歲』（十三東南），就是『東北剿總也激促春節停止放假』（九日東南）……直到十二日，『國軍始收復沙河（瀋南第一站）』『蘇家屯』（十四申報），但是，林彪部隊還[illegible]時候『又在瀋北發動攻勢，十三日已宣至瀋西北及瀋北廿五公里地區、羅家房身、四台子等處遊犯』（十四東南），這些地區正跟沙河、蘇家屯一樣，都是瀋陽外圍的重要據點。顯然的，林彪的意圖，乃是在發展遼西之戰的有利形勢，要想『由北、西、南三方壓迫對瀋陽的包圍圈』（同上），以便配合瀋東早已形成的局勢，開困瀋陽。瀋陽國軍已面臨到新的任務，城防司令王鐵漢已下令『未完工碉堡，加緊搶工，限一週完成』（十四中央）。

此外，對於拋在後面的一些國軍據點，也展開了大小不等的攻勢。例如，僅次於大連的東北第二大吞吐港——營口，『郊外已有接觸』（七日合衆），『港口已成無用』（七日聯合）；所以許多『消息靈通人士，不僅關心瀋陽，更會打聽營口怎麼樣了』（十三新聞）。又如所謂鋼都鞍山及電都本溪，也因上述攻勢，而拋在共方後面了，『鞍山形勢甚緊』（十四中央），『本溪亦被襲擊』（十四東南），鞍山『自十二日起，已有激戰，市內砲聲濃密』（十四申報）。

在這種情形下，據鄧文儀局長十三日在滬招待記者報告，『國軍戰略在固守瀋陽、長春、吉林、四平街等戰略據點，艱苦的，它需要全國的支持』。但前引路透社的意見，則以為在新形勢下，聰明的戰略，將不是如何保衛據點的問題，而是能否撤出瀋陽及其他六大據點兵力的問題』……這兩種不同的戰略觀，在研究東北戰局時，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豫魯邊之戰

豫魯邊境的戰事，隴海路已非一日。到了舊曆大除夕，『隴海路上開始發生激戰，陳毅部一、三、四、六各縱隊，先後猛攻野雞崗、蘭封、民權，現戰事地區已擴大至民權考城以北』（十三新聞）。似乎陳毅在經營中原半年以後，又回過頭來，挑動國軍的五大主力之一——邱清泉的第五軍了。陳毅的攻勢，『曾侵入蘭封及曹縣』（十三申報），現在他們『一、三、四、六、八、十、十一及劉伯承之十一縱隊等』，『已集結荷澤、定陶、城武、單縣三角地帶的內』，『正在曹縣以北以西以東地區與國軍展開激戰』，而『隴海綫上猛攻蘭封之第四縱隊，又數度突入城內』（均十四新聞），與國軍『展開白刃戰』（十四前綫），隴海路側的『陳留、尉氏均再陷匪手』（九日前綫）。……這些形勢，說明了這場『豫魯邊境的激戰，殺機甚濃』（同上），這是一場主力戰，這場會戰，對江河之間的戰局，將有重大影響，所以鄧文儀局長在總結一週戰局時指出，陳毅的企圖是在『再犯津浦隴海』（十三和平）。

其他戰場上

華北方面：平綏綫的延慶及平保綫的徐水『一帶均在接戰』（十三中央），平津『鐵路兩側，三五里外都是共匪出沒的地方，空氣緊張，處處伏着無限殺機』（十三新民）。據說，『聶榮臻所屬各縱隊，於涑水之戰後，積極整備，已向保定外圍集結』。半官方報，保定攻防戰可能於最近爆發』（十三申報）。而官方的發言人，也估計『匪在塘湖、唐縣、定興、完縣一帶整補，主力戰將在春季』（十四東南）。至於山西、陝北等處，據說『匪亦在加緊整備，似有新行動企圖』（同前）。

華東方面：蘇北粟裕部隊的新活動，在奪佔汶灘、石港、漁灘等地，及南通、如皋、海門，啓東等四縣境內三之二的交通綫以後，似分已告一段落，他們揚言這次活動，打破過去記錄，并已全綫通至長江，這是值得注意的。而『蘇北各地河流相繼封凍，共匪趁此更加活躍』（九日前綫），新的戰鬥可能不久就會發生。魯東的戰事，仍在繼續，福口、烟台、威海衛近郊均在激戰，『青島當局爲應付烟台需要，緊急抓丁，不分職業，只要是青年就抓，馬上開赴烟台』（十四大公地方通訊），這說明了此一地區形勢的嚴重。同時，正在這個當兒，『中共電台宣佈了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棗陽之戰時，在[illegible]以北南綫，俘獲四名美戰國士兵，向美方提出嚴重抗議』（十三合衆），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長江南綫：『傳說漢陽附近發現匪蹤，農曆新正漢口曾受虛驚』，『漢川以南聚馬口附近，八日發現土共竄擾』（均十三申報），這些事實，說明了劉伯承的鄂豫皖地方部隊，已趨繼主力之後開始活動。

過去與未來

在這個新春開始之時，許多報章雜誌都在檢討戰局，鄧文儀局長並特地來滬招待記者，可見各方對戰局的重視。據新聞報社論說：『去年我們（國軍）的剿匪軍事，當然沒有勝利，從我們（國軍）損失的數字看，幾乎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十四新報）。……國軍當局及美軍顧問團，似乎也注意到這點，所以『巴大維和孫立人、湯恩伯行十二日自京飛到台北，考察陸軍訓練情形，巴大維提到普通訓練的問題』（十三大公）。……而新聞報社論，並說，『要督促政府，趕快實行土地改革，趕快使民衆與政府打成一片』（十四新聞）。這樣說來，決定今後中國戰局演變的，并不是『外援』或『新兵訓練』，而是中國內政問題了。

——薩利根

新文藝

第九期　每逢星期日出版

五月前後

司馬藍火

我們在一家印花綢廠裏做工。這種手藝，我們都還是在東洋人手裏學來的。我們的工作，便是把稀薄的膠水糊在樓板上面，再噴上水，把白綢很妥貼的鋪上去，然後照着賬房間裏開出來的配色單，一套一套的把花樣印上去，印好花，刮上底漿，就把那綢——或者絲絨從樓板上扯起來。送給管理蒸箱的人去蒸；我們的工作，就做到這裏爲止了，上蒸和洗曬的工作都另外有人在做。那些人比我們還要可憐，工錢是講月頭的，不像我們按件計算，我們看不起他們。但我們有誰看得起自己的工作呢？對於我們的工場，我們真厭恨極了，永遠是那麼潮溼，而且陰暗，而且充塞着石炭酸的氣味和怎麼的惡臭。每頓飯吃下去，老是像要嘔出來似的。我們就日以繼夜的在這工場裏面做着，把腰背彎得像一只蝦蝂；倘想挺一挺直腰板，須得慢慢地，一點一點的直起來，要一下子便伸直，我們也沒有這種本領。有時，我們直不起身，腰背酸痛得要命，就只好往地上躺下去。被我們糟蹋得全面朝向上的背脊，正面地對着從屋頂掛下來的樓板架子。一塊塊的樓板，像紙牌似的擱在架子上。每一副凳脚，分配着六塊樓板，這就是我們一個上手和一個下手的全部工具。我們兩個人，把那三丈來長的樓板取下來或擱上去時，得咬緊牙齒，兩脚死命的巴住在地上；氣力小些的就要楞楞的發抖，連臉也餓青了。那種樓板的架子，是做得那末的低，我們都只能側着頭走路。可是，我們是多麼希望仰着臉，挺直着腰身，像心從意的透一口氣啊！我們覺得那許多塊重重的樓板，彷彿是直接壓在我們的肩背上，我們的胸口上的……。

整天的，我們兩手像機械似的動着，心裏一點也沒有感覺着自已手上的工作，它彷彿和我們離開得非常遙遠。因爲十幾年來，工作不會給過我們一點什麼希望，它像一種纏綿，把我們纏住在病床上，我們厭惡它，又不能拋棄它！因此，賬房間裏的人，越是說我們：「手上當心！當心！」我們越是故意拆上些骯污，每次的出貨，總是毛病百出的，不是花樣糊塗，便是底子上有着刮漿板的痕漬。於是賬房間裏的先生，總要十分懊喪的談論一通。我們在窗子外邊，假裝不聽見的樣子，心裏卻翻動着尖銳的喜悅，好像我們做出了什麼值得讚揚的事情似的！

工廠是我們一家賴以生活的唯一處所，然而我們的心裏多是莫明其妙的懷着一種怨恨，只要聽到傳言說我們的廠要倒閉了，我們便感到無限的興奮，而且開懷；否則呢，只要說老板虧了多少本，我們聽了，也是很落胃的！然而，工作停頓起來，我們又要愁悶！然而我們是在上海的工廠裏做工呢！還在鄉下人看來，簡直就是在享福。他們都會得說，上海的大老板，一黃昏的進出就是幾千萬，你賺他幾百萬一個月，算什麼！工錢是講生活指數的，又有工會，我們永遠也不會失業，因爲時勢已不比東洋人時代了，現在，政府和共產黨在爭天下，政府爲防止我們給共產黨利用去，所以處處要交情給工人。這是賬房間裏的一批先生的說話。

可是我們是在活見鬼！生活指數是要到月底才他核算發表，我們發工錢的日期是五號和廿號，即使五號一次發給，也已挨與核定指數的物價，差了一個月了，何況還有半數要到廿號才發。所以，我們的工資，老是一半照着一個月以前的物價，一半照着一個月另廿天以前的物價在發，更何況在核算上，我們覺得還有問題。

每次，我們領到手工錢，趕忙帶回家去，等家裏收到，只夠糴四五斗米。只是米一項，就接不上氣。我們多數人又不會自己寫信，把實情同家裏人講個明白。而且年青人又都愛面子，碰到鄉下出來的人，就不能不吹幾句牛皮，說自己在廠裏天天吃魚吃肉，我們工人看見老闆，就同從前時候的見東家一樣，工錢呢，是講生活指數的，物價怎麼樣漲，工錢就怎麼樣增加。爲顯示自己的闊綽，還帶他們去白相大世界。鄉下人吃了我們的牛皮，便回到鄉下去廣播我們的稀罕老板厚。這樣，我們會寫信的，講實的句句真情實話，家裏卻反說我們有意欺騙他們了，是自己的娘老子呢，來信口口聲聲是罵，並且詛咒說：「最好你死也死在上海！」老婆呢，在鄉下哭着，以爲我們在上海都軋着漂亮的姘頭了。

因此，我們的心裏，沉重得好像壓着一塊鐵餅，臉上整日含着怒容。我們都是帶着怨氣沉默着，從來不會交談過各人的心事，彷彿這種心裏的痛苦，是像空氣一般，到處充塞着的，一點也不值得談講。你想同我談談嗎？我的心裏只有比你的更加多些，重些。難道你不知道：我爲着要把正與你所要傾吐給我的同樣的東西，擠些出去，讓自己好過一點，我在重重的透氣，或大口的濃痰所潛嘔？——所以，這種嚕叨的討厭傢伙，總是被人當作有自己沒別人的混賬東西，一來，便把他怒罵回去，或是推出去。可是，過一會兒，卻又自己找過去，被別人怒罵回來，或者被推出來！

然而我們卻不願意沉默。大家都習慣於罵賬房間的人？那些穿着長衫，被稱爲先生的人。尤其是馬先生，我們都恨死他！在老板面前，他把我們說成强盜，或者癟三。有時，有個把一時找不到工作的同鄉，來我們廠裏住幾天，他也去報告老板邀功，說時還裝着鬪死相，嘆着氣，彷彿他是一心想替老闆省錢的，然而實在無法控制我們工人，因而不勝其憂慮和內疚似的。然而只待老闆走開，他便把頭料像像的裝進信封裏，十包十包拈去送給鋪頭。

我們當中也有人認識字的，有時走進賬房間去，想看看當天的報紙，國家的事情究竟怎麼樣了，我們誰都想知道一點，所以，有時他是代我們大家去看的。然而馬先生立起來，一邊攔住那人的肩膀，一邊說：

「請你到外邊去！這是賬房間，不可以隨便進來的！」

於是輸的一聲，把那工人，關到在賬房間的門外邊。

「你不想想自己看，站的到底是什麼的地位？這裏，又是什麼地方！這裏是你隨隨便便可以進來的嗎？」

這樣你還算是有面子的，有時，簡直給你一頓臭罵：

於是這個觸霉頭的傢伙，憤然的出來；然後轉到賬房間的窗子外邊，遠遠地窺看着緊閉着的窗子，要狠狠的馬上罵句：

「觸死那娘的，你不要神氣活現，有種的掘出來，」老子操你！」

一聽到有人在高聲的罵人，大家立刻興奮起來，甚至並不知道是爲的什麼事情，也會憤怒得遏止不住自己，便你一句我一句的搶着湊上去。這時，馬先生坐在亮晶晶的玻璃窗裏邊，雙手托住着耳朵，看着報紙，對我們的叫罵，全不理會，使我們忽然感覺到自己是像對着月亮狂吠的狗一般可笑！……

只有紙板部是我們可以進去的。那間用薄板搭成的，明亮的小閣，雖然不高，卻足夠容我們全身挺直的走來走去。劉紙板的趙先生，是個講笑話的好手，我們誰都歡喜他。他又會唱純本的紹興戲，一邊熟練的敲着鑿管，一邊要劉地唱着梁祝哀史；我們很寧靜的聽着他唱，把門關上，不許再有人進來。這種可憐而又可親愛的聲音，使我們的心靈，立刻變爲很柔和的了，尤其是那一聲淒婉的顫慄的尾聲，使我們彷彿看見一串晶瑩的淚珠兒，被枝子的錚錚聲和胡琴的悲音拂打着，簌簌的挑下來；它使我們相信：凡女子，都美麗得仰同仙人一般，而她們的心兒更美！漸漸，我們對於任何女子，都發生了純潔的憐惜之念，和尊敬的心理；雖有犯，是一種暗地裏充當着女人的衛護的滿腔熱誠，比方對馬先生的掛頭，我們恨不得把他的黑心肝挖出來致她認識！

因爲要聽趙先生唱紹興戲，有人便靠緊着紙板部的薄板壁外面，搭起了一個床鋪。這樣，立刻引起大家的效法，便陸續有人把床鋪搬到能夠靠着紙板部的薄板壁的地方去：有的搭在那潮濕的堆垃圾的小角落裏，有的搭在蒸箱與橫樑的廁所旁邊。那些被陸續拋棄的鋪位，實在一切都要比還裏好得多的，而我們，更歡喜這裏的新寓！於是我們睡在床上，窺窺的叩着薄板壁，請求着：

「趙先生，唱呀……」

我們便閉着眼睛，用心靈的耳朵，諦聽着那稀薄出來的可憐而又可親愛的樂音，我們不盡懂得唱句的意思，但我們聽着，像聽懂了那種比一切言語都更深奧的意思；彷彿那便是自己的老婆的啜泣聲，那麼一情一節的訴說着她的可憐，更勉勵我們要好好做人！我們便再也忍不住流下感激的眼淚來。這樣流淚的時候，是最舒暢的，彷彿覺得連肩背上的樓板，也都融化得同溪霧一般輕柔了。

於是我們又去買來畫片，貼在自己床鋪的四邊：有的貼着珍珠塔或者白蛇傳，有的是黨國元勳的肖像，有的則是半裸體的美貌女子——這新鮮的玩意，又彷彿提醒了大家的什麼念頭似的，整個工場頓時活躍起來。立刻，大家都買了自己所要看的畫片來了。人只要是活着，總是最歡喜用美麗的東西裝扮自己的生活的，——裝扮自己的心靈。只是我們缺少辦法，我們把畫片貼在低低的地方，又是那麼歪斜地貼在一塊，這樣，原是非常好看的畫片，也都一點不出色了，我們都是生得還麼呆笨！……

過了正月，有一天，我們知道賬房間裏，又添用了一個練習生，並且立刻被我窺看了來：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四方臉，滾圓的眼睛，看起人來，很有點像毛頭蜜棗子，鼻子尖尖的翹起着，嘴巴也尖尖的翹起着，彷彿一隻剛剛捉來的小狗，對於眼前的新環境，心裏正充滿着疑惑和不安。過了兩天，又打聽到這人也是我們的同鄉，讀過二年中學，因爲父親死了，媽就叫他來學生意了。他的名字，好像是叫做何時通的。

他常常跑到我們工場裏來，看見樓板，便吃驚道：「這樣大的樓板，你們兩個人便扛得下來嗎？」人倒是很和氣的；和氣得好像有意要同我們做朋友。然而我們誰也不理睬他，我們存心要把他拒在「我們」的外邊。凡是賬房間裏的人，同馬先生一夥的，都是我們的仇敵！我們不可以到賬房間裏去看一看報紙，或者喝一口茶，他們倒可以隨便踏進我們工場的門嗎？——當下他問了幾句，見誰也不回答他，覺得很沒趣，便走開了。於是我們大笑起來。

每次，他到我們工場裏來時，我們一致沉默着，連要講的話也暫時不講。他因爲初來，走在樓板架的下面，總是忘記把身子彎俯，因此常常在吊架的木脚上，撞痛自己的前額。只聽他「啊唷！」地喊着，連忙用手掩住痛處，就縮着頭跑回去了。即使在這樣好笑的情形下，我們也都緊咬着不笑，很嚴肅的裝着好像根本不曉得有人進來的樣子，一直到他走進賬房間去了，我們才突然齊聲大笑起來……

有一天，我們大約有五六個人，都擠着在紙板部裏聽趙先生講笑話。突然，那扇薄板做的門被人推開了，我們一齊憤然的回轉頭去看，只見那個姓何的探進一個頭來：

「哦！你們都在這裏！」他手裏拿着一份報紙，高興得什麼似的喊着，好像專爲給我們報告好消息來的；滾圓的眼睛活潑潑的，臉孔像一只黃鼠狼似的精靈：

「你們來看報紙呀！——中國有希望了，講和成功了！」

識得字的就首先走過去，不識字的也都跟上去，把他圍在中心。熱烈的爭論開始了，起初，我們都想嚴個他，給他一個好看！然而，我們幾張嘴竟還抵不過他的一張小嘴，他的說話引起我們的好奇和快樂；漸漸，我們都不作聲了，我們簡直癡了。有的便去坐在床沿上，有的把上身伏在桌上，都安靜得好像老綿羊一般，全神貫注的聽着他的演說。他像個演說家似的演說起來了。照他說來，政府裏也有懂得道理的好人，而美國，現在正——。

我們當中，有一個做過紹興的，學問着實不差，有一隻口琴而老是學不會的，就是這位老兄，此外他還有一只手錶，一支自來水筆，一本寫着朋友的地址和電話號碼的小本子；他會看報紙和各種小說書。因此他就站在我們的最前面，直以「知音」自許，不勝榮耀地和那個演說家面對而立着，眼睛裏閃射出美麗的光輝，向那人臉上盯住着看。姓何的每一句話，都要他鄭重的點一點頭，彷彿他是個見證人，必須他點過頭，我們才會得相信似的。

「是呀！不錯！是這樣的！」他連聲緊接地喊着，宛如那個中學生的說話都是他老早懂得了的，所以他是那麼驕傲的搖擺着腦袋，看不起我們似的歪着嘴巴，向我們示意着，彷彿是說：

「哼！你們都聽聽看，到底怎麼樣？你們真是呆子！呆子！蠢得一樣的解釋給你們聽，都還聽不懂嗎？」

那種神氣活現的樣子，宛如是他自己在向我們演說。可是他以前爲什麼不同我們講這些呢？他只會瞎講，只會吹牛皮……

那個中學生可講得真好！中國，美國，蘇聯，資本家，工會！……都好像在他的口袋裏一般，撈起來就是一大串。突然，我們當中，有人這樣的刺他：

「你樣樣都懂得，那末蔣主席爲什麼不請你去呢？」

他被驚得臉都紅了起來，再不好意思講下去了。然而我們立刻把那個不識相的傢伙推到旁邊去。

「滾！滾！搗蛋鬼！」

我們這樣地罵了，就向他挨得更近一點：

「喂，那麼，你講下去！」

於是他做了個表情，像黃鼠狼似的；然後繼續講下去。他告訴我們：那些是壞人，那些才是好人，只有怎樣怎樣，我們的國家，我們工人，纔……

他的說話，引起我們強烈的興奮，好像都喝上了酒。當我們回到工場裏之後，還長久的爭論不息，……分成了三派，……我們好像是一羣夜行的人，這個新來的傢伙，讓我們窺見了前面伸展着一條白濛濛的路影，有人堅信說：路，便是這一條了！有人卻駁是河！又有人死相信黑夜纏繞是無夜，在我們活在世界上的時候，天永遠也不會亮的！……

從此之後，我們像是自動放下了武器，消除對他的敵意。他到我們工場裏來時，我們雖然還想矜持，裝着很冷淡的態度對他，但只要他問一句話，我們起碼有三四個人同時回答他，但都只肯回答很簡短的一句，彷彿話說長一點，便大失面子似的。……

（下文接第三版）

過了半個月光景，我們發現這個很會講話的中學生，在那姓馬的管束下，是在忍受着怎樣的惡氣，原來掃地，抹桌，泡茶，遞這些屁毛事情，就是他的職務，吃飯時，他就侍立在姓馬的背後，等着盛飯。有時還要教他坐在一只小凳子上，給姓馬的擦皮鞋。閒時，他便拿起報紙來看，倘給姓馬的撞見，就得蒙一頓臭氣：

「你也坐起來整天的看報紙？——那末，好了！我們廠裏的事情，還有啥人做呢？你仔細的去想想看！」

那孩子就只好把報紙放下。

可是他是很要學問的，用功得很，他一空下來便看書。然而在姓馬的看來，這也是不能准許的。

「你在看什麼書呀？」有一天，馬先生突然走過去，劈手把他正在看的一本厚書奪過來，糊亂的翻了一翻，便擲還他：

「哼！哼！你看這種書，你當心些！」

「這書是報攤上買來的，有什麼要當心的呢？」

「當心些！我說的！」姓馬的橫着臉，悍然重覆了一句，便走往外間去了。我們正在賬房間的玻璃窗外面，曬着冬寒的太陽。看到裏面這種情景，都憤怒起來。有人用手指頭叮叮的敲着玻璃，把那個受辱的孩子的臉，引向我們這邊，大家同他隔窗交談起來。

「你買他的什麼賬？他是個屁！」

他像黃鼠狼似的動了動眼睛，眉毛和嘴巴。朝我們驚異地望着，微笑……

現在，對於那人，我們轉而覺得可憐又可親愛了，我們決心一致幫他忙，不讓姓馬的再隨便罵他，我們唆使他反抗，教他不要再替姓馬的擦皮鞋；

「你是來學生意的，又不是吃他的飯！」

有時，實在大半還是爲的給他安慰，我們假意提出些政治上的問題問他，聽他向我們傾瀉出他所知道的東西來。我們知道：這對於他是挺快活的。有時，他坐在我們的床裏，講話長久了，我們便買些甘蔗橘子來請他，有時還泡出大碗的糖茶來請他喝；於是大家說笑歡笑，個個地打那個竟把糖茶也泡出來的鄉下佬的頭皮。然而不知怎的，在他的面前，我們的舉動，說話，都似乎受着些拘束，——雖然沒有什麼不舒服。——我們都不敢講起關於女人，賭牌一類的壞事，罵起人來，也不大順口了，好像恐怕沾污他，傷害他似的。我們有的緊蹙着眉心，努力裝出有思想的樣子來……實在的，我們愛他，又敬畏他！一方面，我們認爲他是我們自已的什麼，彷彿他是靠着我們的熱情的傾聽生存着的，另一方面，我們又覺得他在喻變我們大家，喻變我們的心靈，是我們的尊長，在他跟前，我們重新變成一羣孩子，我們全說着一種特殊的說話，這些說話，若是在別處說出來，一定會被人罵爲呆子的，但在他的面前，我們全這樣天真爛漫的說着：他彷彿是個月亮，我們的心靈，像是禾田裏的青蛙，只有見着他時，才會唱高歌出來。我們都變得很容易害羞，常常受窘得滿面通紅，然而我們不勝快樂！我們開始帶着敬尊的心理，叫他小何先生了。也許是因爲還同他陌生的緣故，也許因爲他有學問。我們就因爲自已的沒有學問，才十分賤視着自己，而對於有學問的先生們懷着尊敬和妒嫉，但他們都看不起我們，連走過我們的身邊時，也要緊閉住呼吸。只有他——我們的小何先生，才像是天上派下來的神仙——他是專爲把我們從地獄裏渡到天上去，纔到我們廠裏來的，所以，肯這樣坐在我們的床裏，我們這個骯臭氣很重的草堆裏！……

幾個月過去了。我們同他混得更熟悉了。「那時你在吊架脚上撞痛額角，『啊唷！』的喊着，我們大家的笑你，你曉不曉得？」我們這樣問他，他同我們一起哈哈大笑起來。我們知道他拿出來給我們看的報紙，不是賬房間的，而是特爲給我們去買來的。他又帶着些書來講給我們聽；這些書本，後來我們知道：他也是特爲我們繞道去買來的，他自己看的，是那些印得很小的厚本子，而給我們講的，都是薄薄的小本子，有插圖的。於是我們便要求他開一張書單給我們，讓我們自己去買來，再請他來講給我們聽。

有一次，他從書上講出一個美貌的女子，先是怎樣受了男子的騙，終於只好做半開門來養活自己和一個小囡；後來，年紀漸漸大了，美貌沒有了，生意也沒有了，她就教自己的阿囡去應客人，起初阿囡對媽很很要死，當她輪給一個闊佬時，就把媽罵了一頓，……她就只好在馬路上伸着手討錢，暗地裏卻偷售紅丸過日，因此，她就被捉進監牢裏去。這時，阿囡已被那個闊佬拋棄，重新回到媽媽一起接過原來的那間黑暗的小房子裏，做起半開門來……人隣得她死得，她竟大笑起來，還諷刺地說：「她做生意的門檻，不是一等一的嗎？」……

濃重的悲哀，黑雲似的一層層向我們的眼簾上撲來，使我們像抵擋不住冷風的猛襲似的顫抖着肩膀。小何先生是一段一段的讀着，碰到緊縮的地方，停下來給我們解釋一下，便又繼續讀下去；突然，大粒的淚珠，搭搭的滴落在書本上，他便抬起濕漉漉的眼睛望着我們；我們七個人，也一齊抬起頭來，用淚眼望他。每個人的臉上都掛着微笑，好像喝飽了美酒似的，心裏浸滿着一種麻痺的暢快。我們默然相對着，異常舒暢的深深的呼了一口氣，歡洋洋地伸動着手臂，好像要把大家擁抱起來，把八個人擁抱成一個人！在又傷心又暢快的眼淚裏溶化成一個人！

他又給我們帶來一些新的唱本，教趙先生唱給我們聽，其中有一本叫「白毛女」的，簡直把我們聽得瘋狂了！他又教我們唱歌，可是我們的嗓音是粗啞的，破裂的，只有那些下手，因爲先覺還是童身，他們不受歡迎，卻很快學會了唱歌！……

自從他來了之後，我們的心裏，一直就鬱勃着一種像在等待着什麼的焦躁的情緒，弄得我們再也沒法子安靜自己，終日落在一種莫名的興奮裏，連自已也不知道的把工作做得那麼緊張，那麼快速，好像有誰在遙遠的地方向我們呼喚着，催促着，我們都要爲一個太陽一樣的事情去創造似的；有的人卻夢似的重新想起孩子似的快樂來，重新想起娘老子會是怎樣的愛着我們，然而我們被損害的無辜的勞動壓着，反而把他們當做一種重累，而恨着他們！……聽過了他那帶算眼式的解釋，我們竟吃驚的看見了：我們被剝削去的是那麼多！又那麼寶貴！甚至連着我們那顆孝順爲娘的心！和那份聰慧能夠讀書的才具！……

天氣已經很暖熱，我們穿着一件短夾襖，已用不着再曬太陽了，然而我們只要一有空，還是向賬房間的窗子外邊去立着，或坐着談天，實際上，我們是在暗中衛護我們的朋友——小何先生，因爲我們探知那姓馬的已屢次向他恫嚇，說他是共產黨，喊着教他「當心些！」並且故意當着小何先生的面，大罵共學生子，因爲小何先生也是個中學生。在老闆面前，更公然說：我們廠裏，也有着共產份子，如果有啥事體發生，他立刻可以把那個人報出來。小何先生另外在買報紙看的事情，他也曉得了，他譏笑着問小何先生說：

「哼！這份報紙是啥人買來的，你們相信看文匯報？」

「我是歡喜看它的副刊。」

「可是這是共黨辦的報紙呀！」突然，那姓馬的向小何先生走近一步：「你老實對我說：你是不是共產黨？」

「……」

「那裏？我怎麼會是？」

「能來你怎麼個相信買文匯報看？你還說不是？」

就在這一天晚上，小何先生來同我們約定：報紙改由我們去買，他九點鐘以後，仍來讀給我們聽，並囑咐我們不要把報紙給馬先生看見。

但是大局日比一日的壞了，小何先生又教我們把他的書本都收集起來，藏到地擱板的底下去。我們很傷心！當我們在一支洋燭的暗淡的火光底下，由一個人像賊骨頭似的伏在地上，把書本往地擱板的橫頭塞進去時，我們感到送葬時的悲哀！我們這樣靜肅而頹唐的環立着，也確像送葬一般。我們都感到屈辱的痛苦，好像被逼跪在那姓馬的面前一般痛苦！

我們當中間時有好幾個人重重地噓了口氣，用鄙棄的眼光，向小何先生瞪着。

瞧！他是這樣膽小的嗎？……

小何先生是一連好幾天不走出賬房間來了。我們忍不住又走到賬房間的窗門外邊，用特殊的眼光向裏面窺着，他正在對着賬碼子。我們便噓噓地打起口哨來，引他向我們注意，他聽見了，卻仍然一本正經的管自對着賬碼子，好像一點也不知道窗外有人在向他做表情。可是我們立刻看明白了，這全是他的僞裝，他心裏並沒有把我們忘記，一切全是爲了那姓馬的在搗蛋。我們就很識相的走開來了。……

在氣悶的枯燥之味的生活裏，我們又挨過了一星期。我們不能不拋棄了對他的最後一點希望，原來，我們的英雄，連一個姓馬的也敵不過，這不是太好笑了嗎？我們打算等他再來尋我們時，大家給他個好看！

我們說着各種喪氣的話，笑着，罵他是一個小騙子，說他原只配給姓馬的擦皮鞋的。然而這樣說着，那隱在心頭的空虛和屈辱，只有愈加沉重些。突然，有一個同伴把工作停下來，慢慢的伸直腰背說：

「可是誰叫你們把他的屁當作寶貝吃啦？他只是空口說說自相罷了！——哼，可不是嗎？」

正在這當兒，那個以小何的知音自任的曹福良，從外面走進來，每天買文匯報的職務，就是他担任的。他頹然的向大家看上一眼，頹喪地說：

「那報紙沒得買了，連報館都給封了！」他又加添說：「現在什麼都完了，好了！」

聽了這個消息，大家再也按捺不住痛苦的沸騰的情緒，便陸續放下手上的刮漿板，走到那玻璃窗的跟前，一齊向窗子裏邊窺去，只見小何先生的神色，完全不像往日一般好看，他的嘴巴緊閉着，嘴角數數拉動着，好像在强忍着眼淚一般。而那個姓馬的，臉上佈滿着驕橫的驕傲，凸着胸肚，坐在沙發上；那垂在沙發外邊的一條胖臂，並不多時搖擺着，宛如一個軍官對他的俘虜一般的看着小何先生：

「哼！哼！你現在相信嗎？原來你們這批人，實際上是一點勢力也沒有的，除了幾個學生子講講瞎話，貼貼標語，你們什麼也拿不出來！老實說，以前是，政府同你們客氣，你們就像煞有介事了；可是現在政府不再和你們客氣了，一個命令，就把你們的報館就統封起來了……」

「馬先生，這些事情都同我毫無關係呀，你怎麼老是『你們的』！『你們的』！」小何先生把頭埋得低低的，一邊抄着賬碼，一邊婉轉地抗議着。我們蹲下身子，把眼睛往下移到同窗檻相並，從下往上地察看他的臉色，他在抽其難看的笑着。

「同你毫無關係？哼哼！」姓馬的掀動着鼻翅，偏側着臉，說：「這個照你們的主義說來，不就是不民主，法西斯蒂嗎？怎麼你反而一聲不響了？嘿，你也只有這點膽量嗎？哈哈哈！……」

小何先生一聲不響，卻把筆放下，拿起茶杯，大口的喝着茶，並不朝姓馬的看一眼。那茶杯在手裏很明顯的顫蕩着。

「喂！發表發表呀！哈哈，掃了個啞子！……」

小何先生突然抬起頭來，開始正面向姓馬的看了，臉上已泛火燒一般的通紅了！

「哈哈哈，你們有個屁用！」姓馬的喊着站立起來：「看你們有什麼辦法？你們？……」

「……」小何先生用那燃燒着烈火的眼睛盯視住他，非常可怕的露着笑容，一邊越加大口的喝着茶。

「哼！你們現在有什麼辦法？……」

我們也幾乎都遏止不住自己了。然而大家都竭力摒住着呼吸，好像要試一試，要證明一下我們的偶像的戰鬥力，大家故意一聲不響。

「好的！辦法！」小何先生厲聲的這一聲吼，同時只見那拿着茶杯的一隻手，往上一擲，便聽得一聲激越的打碎磁器的脆響。那姓馬的額角上貼着幾片濕漉漉的茶葉，茶水和鮮血混和着沸下來，從眼窩邊直流到腮頰上。……

「好！好啊！」我們情不自禁的呼喊起來。然後立刻像一羣綿羊似的跑回工場裏來，彷彿我們的全部的目標都已完全達成似的；……在工場裏，我們全那麼誇躍地談論着，好像小何先生給了我們一種勝利，刮漿板像飛一般動着，我們都覺得力大無窮似的了……

第二天一清早，小何先生，我們的勇敢的勝利的將軍，我們的燈，獨自坐在一輛三輪車上，帶着他的鋪蓋，管自去了。不知怎的，當時我們沒有一個人走出工場去送他，大家都在門裏邊呆呆的站着，異樣地，遠遠的望着他搖困難的把鋪蓋拖上車子去，又像黃鼠狼似的伸長着頸子，向空虛的四周找尋什麼似的看了一會兒。我們像失落了魂靈似的，呆呆立着不動，不知經過多少時候，這才聽見有人嘆了口氣，然後互相對望着，見大家的眼眶裏都滿含着淚水！

……

小何先生永遠不來了。宛着一顆流星，在我們的眼前，劃上一道亮光，就使我們忘不了。我們便像以前一樣，在沉重的樓板架底下把腰背骨彎俯得像蝦蝂一般……

以後，有一個很短促的時期，我們曾經把我們的熱愛移注到下手們的身上，因爲他們還在唱着小何先生的歌——我們好像突然的聽懂了那些歌曲，覺得好難捕了，彷彿它給我們喚回來失去的什麼……

一九四七，六月於國豐

代郵

下列各位先生，請到斜橋弄六十號本報發行部領取選稿：

吳挺英　顧智偉　沈思　左毅　蔚文　何思霖　方堂　洪屑　小露　小明　焦鐵

本刊稿約

一、歡迎短篇小說，散文，隨筆，報告，詩，論文。譯稿暫不收。
二、因篇幅有限，小說以五六千字爲最適宜，其他文章最好勿超過四千字。
三、來稿請用格子稿紙謄寫。
四、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五、不用時須退還者，請寫就信封，並附郵票。
六、來稿信封上請勿寫私人名字。

夏巴諾夫著　李志譯

蘇聯醫學教育

今日出版　售二萬元

本社新書：

東南歐新民主國家

蘇聯的婦女

月底出版

本社門市部經售：

一、蘇聯外交政策　一萬元
二、蘇維埃政權對勞動者的貢獻　一萬元
三、蘇聯國家工業化及農業集體化　一萬二千

吳江路一〇五號
茂名南路八十五號

蘇聯醫學

第四年第二期　業已出版

要目

衛國戰爭期間之輸血法
顱腦與大腦腫瘤
神經病專醫實際工作中之維生素C
抗生素
論傷寒中之植物性病變問題
神經系官與病理睡眠療法之應用
灼痛（Causalgia）之療法
惡性腫瘤研究之最近進展
受傷後之瘢痕
心臟移植

美英法片面公佈納粹外交文件
蘇聯情報局發表嚴正聲明

各報發載蘇聯情報局發表的下列公報，題爲『歷史的僞造者（歷史紀錄）』：

一月底，美國國務院與英、法外交部合作，發表了從希特勒匪幫外交官員的日記上蒐集的報告書和各種紀錄，冠以神祕的標題『納粹—蘇聯關係，一九三九——一九四一』。從這個集子的序言中已很顯然，遠在一九四六年夏季，美、英、法三國政府已同意發表英美軍事當局在德國奪獲的德國外交部從一九一八至一九四六年的檔案。

關於此事，值得注意的是已發表的集子僅包括有關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這一時期的材料，而有關以前年份的材料，特別是有關慕尼黑協定時期的材料，卻并未被國務院收入集子。因此，在世界與論之前被掩飾了。這種作爲，自然不是偶然的，而是追求着一種與客觀和公正處理歷史事實無關的目的。

爲了要在世界輿論之前辯護片面發表這種并未證實而且武斷地選出的希特勒匪幫官員的文件起見，英美報紙捏造了解釋，據稱：『蘇聯拒絕西方國家所作共同公佈納粹外交全部經過的建議。』英美方面的這種聲明，是與事實不符的。

實情是這樣的：因爲外國報紙上刊載消息，大意說，英國已經著手準備公佈在德國所奪獲的文件，蘇聯政府便與英國政府接觸，堅持蘇聯專家參與共同研究英美軍隊所奪獲的德國文件。蘇聯政府認爲：沒有得到共同的同意而發表這樣的文件乃是不可能的，同時，發表不經慎重而客觀的證明的文件，它不能負責，因爲若沒有遵守這些基本的條件，上述材料的發表祗有破壞反希特勒聯盟各盟員國之間的關係。然而，英國外交部拒絕了蘇聯的建議，其理由是：蘇聯政府過早地提出了交換被奪獲的德國文件副本的問題。

這也是衆所週知的，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德境管制委員會政治指導部的美國代表團，曾提出它關於處理德國檔案和文件的指導原則草案。這個草案規定爲整個德國制訂一律的手續，來搜集并保藏檔案，并且將這些檔案的一份索隱交與聯合國各會員國的代表。它也規定可以抄錄這些文件，并且發表這些抄錄的副本。這個提案曾在政治指導部的四次會議上加以檢討，但是爲了英美代表的請求，進一步的檢討被延擱了，他們的託辭是沒有得到訓令；後來，在美國代表聲明美國政府在準備新的提案，并且請求已提出的草案應認爲無效以後，這個問題便從政治指導部的議程上撤消了。因此，關於蘇聯政府拒絕參加準備公佈德國檔案材料一節的武斷之詞，乃是虛妄的。

同時，上述的集子一發表，於是對於蘇德於一九三九年所簽訂的互不侵犯公約一事，在美國和依附美國的各國中，便像在一隻魔手的指揮之下一樣的展開了一種肆無忌憚地造謠誹謗的運動，并且硬說這個公約是針對西方强國的。因此，在美國公佈關於一九三九——一九四一年期間蘇德關係的文件的集子的眞正目的，無論如何就沒有什麽疑問了。這樣的公佈，并不是爲的客觀地闡明歷史，而是爲曲解事實，捏造關於蘇聯的謊言，誹謗它，破壞蘇聯作爲一個反對侵略及反民主勢力的眞正民主和勇壯的戰士的國際威信。

這一種奸詐的態度，是與英美國家統治階級所特具的關於盟國間關係之性質的觀點相符合的，而這種觀點的本質，便是奉行一種利用一切方法以及誹謗來削弱它的盟邦，爲着它一己狹隘的利益來利用這個陰謀，并且犧牲盟邦來加强自己的地位的政策，來代替盟國間眞誠的關係，代替互信與互助。此外，我們也不應該忽視美國統治階級所作的努力，他們正在利用對蘇聯的誹謗運動，來破壞他們本國那些主張與蘇聯建立友好關係的進步份子的威信。美國打擊進步份子，其目的無疑地是爲着將於一九四八年秋季舉行的總統競選而破壞他們的威信。

這個集子充滿着希特勒的外交官員在德國外交部內心所設計的文件。單是這個事實，就足以警告人不要誤用并且公佈這個文件，這些文件是片面的而且有傾向的，是從希特勒政府的觀點來敘述事實的，而且是想把事實說成與希特勒匪幫有利的。正是爲着這個緣故，蘇聯政府才反對不經初步的澈底的而且共同的證明，而片面地公佈奪獲的德國文件。

甚至法國政府的法國新聞社，也不得不承認：三國政府不通知蘇聯而公佈這些材料的手續，『是不大符合正常的外交程序的』。然而，英國政府不同意這一點。英、美、法三國政府已經片面地公佈了德國的文件，毫不猶疑地竄改歷史，企圖誹謗在反希特勒侵略的鬥爭中首當其衝的蘇聯。這些政府這樣的做法，就要對這種片面行動的後果負完全的責任。

關於這一點，蘇聯政府方面便覺得有權公佈落在蘇聯政府手中的，而英、美、法三國政府隱瞞着輿論界的有關希特勒德國與英、美、法三國政府之關係的祕密文件。它們不願公佈這些文件，但是，我們認爲：一切既已發生了，那末，這些文件就必須予以公佈，這樣，歷史的眞實才可以重新建立起來。蘇聯政府擁有重要的文件，這些文件是蘇軍擊潰希特勒德國時所奪取的。公佈這些文件，將有助於敘明德國的侵略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實際上是如何準備和發展的實情。蘇聯部長會議所屬蘇聯情報局現在所發表的歷史紀錄『歷史的僞造者』，也是爲着這個目的。有關這個問題的祕密文件，不久即將公佈。

一、德國侵略的準備是如何開始的

美國的驕子和他們英國及法國的同夥，企圖造成一種印象，說：發展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德國侵略的準備，是於一九三九年秋季開始的。然而，如今除了絕對天眞的人願意相信任何譁動聽聞的捏造之外，誰會墮入這個圈套？誰不知道，德國是在希特勒一上台之後就開始準備戰爭的！？而且，誰不知道，希特勒政權之由德國獨佔資本人士，得到英、法、美統治陣營的完全同意而建立起來的？爲着準備戰爭并且供給自己最現代化的軍備，德國曾恢復并且發展她的重工業，首先是魯爾區的冶金和戰爭工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遭受失敗以後，當時在凡爾賽和約的約束之下的德國，靠她自己的力量在短期內是不能這麽做的。德國帝國主義在這一方面得到美國有力的幫助。誰不知道，在凡爾賽和會以後的期間，與美國政府完全配合行事的美國銀行和托辣斯曾在德國的經濟方面投資，并且給予德國信用貸款，數達十億美元，這些錢都用於重建并發展德國的戰爭潛能。

衆所週知，德國在凡爾賽和會以後期間的特點，是一系列針對着重建德國的重工業，尤其是德國戰爭潛能的措施。在這方面具有權威重要性的，是所謂道威斯的德國賠償計劃。美國和英國就利用這個計劃，預備使德國的工業依附美國和英國的獨佔資本家。道威斯計劃爲外國資本，主要是美國資本湧入并且滲透德國的工業，清除了道路。由於這樣的結果，因爲不斷以生產機器重新裝備的過程而造成的德國經濟的勃興，早於一九二五年就已開始了。同時，德國的輸出急劇增加，到一九二七年的時候，已經達到一九一三年的水準，而在工業製成品方面，甚至超過那個水準百分之十二（以一九一三年價格計）。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這六年當中，外國資本湧入德國，長期投資方面總數達一百五十餘億德國馬克，短期投資方面達六十億德國馬克。根據某些方面的材料，資本投資的數量是很高的。這就造成了德國的經濟，尤其是戰爭潛能巨大的增長。在這一方面起主要作用的，乃是美國的資本投資，它的總數不下於全部長期貸款的百分之七十。

由杜邦、摩根、洛克斐勒拉蒙特等家族所領導的美國獨佔資本家，在資助德國重工業和建立并擴大美國和德國工業之間過度密切關係方面所起的作用，是衆所週知的。美國主要的獨佔資本家，證明與德國的重工業，戰爭工業，各公司和銀行有着最密切的關係。美國著名的杜邦化學公司，通用汽車托辣斯最大股東之一，英國的帝國化學托辣斯（卜內門公司），與德國的伊格法賓化學公司保持着密切的工業上的關係，它們曾於一九二六年和它簽訂過瓜分世界火藥市場的卡迪爾協定。在戰前，費城（美國）魯姆和拉亞斯公司董事長，乃是達姆斯塔德特（德國）同一公司首腦的夥友。巧得很，這個公司的前董事魯道爾夫，穆勒，在『雙佔領區』中甚爲活躍，并且在基督教民主聯盟的領袖之間起着重要的作用。德國資本家許密茲，伊格法賓公司的總裁，德意志銀行的董事，於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九年的期間曾控制着一家美國的公司，通用電料公司。慕尼黑會議（一九三八年）以後，美國的美孚石油托辣斯，曾與伊格法賓公司簽訂一項合同，根據此項合同，後者可以分得英國飛機汽油生產方面的利潤，而在它這方面，則自動停止自德國輸出綜合性汽油，這種汽油德國正在生產，并且貯藏以備戰爭之需。

這樣的關係，并不單是美國資本主義獨佔資本家所特有的。例如，在戰爭的前夕，英國工業聯合會曾與德國的工業集團之間就存在着不僅具有商務重要性而且具有軍事重要性的極端密切的經濟關係。一九三九年，這兩個獨佔企業的代表曾在杜塞爾多夫發表了一項聯合聲明，而其中一部份稱：『此項協定的目的，是在獲致該兩國工業制度間之可能的合作』。而這是發生在希特勒德國吞滅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時候！難怪倫敦的『經濟學者』雜誌關於這件

托辣斯『聯合鋼鐵廠』在這個銀行裏起着主要的作用，[illegible]

李恰德・薩萊在他一九四七年於紐約出版的一本書中強調指出這事實，即：在凡爾賽和會以後的期間，德國的通貨膨脹剛被遏止，而德國馬克剛剛獲得力量的時候，外國的貸款馬上就如潮一樣的湧進德國。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年之間，德國的外債增加了三百億德國馬克以上。得到外國的，主要是美國資本的援助。德國的鋼鐵廠（德國聯合鋼鐵工業公司）尤其是廣泛地重建起來，并且加以現代化。有一個時期，在那一時期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直接借予在再武裝方面的貸款。在那一時期，國防部次長福萊斯特爾，當過好幾年經理的

紐約最大銀行之一，狄隆・里德公司，曾與英、德、美的許多銀行一道，在資助德國的鋼鐵托辣斯『聯合鋼鐵廠』方面，起過主要的作用。

滋肥德國重工業，尤其是戰爭工業的，乃是美國金元的這種甘霖。重建起德國的戰爭潛能，并把侵略所需的武器放到希特勒政權手中去的，正是美國獨佔資本家投入希特勒德國戰爭經濟中的數十億美元。獨佔資本家的這種援助，使德國在短期內重建了強大的戰爭工業，這些工業能够生產成千成萬的坦克、飛機、大砲、以及最新式的海軍等的軍備，以及最新式的其他各種武器。歷史的僞造者們想忘掉所有這些，因爲他們想逃避所負的責任，這種政策是以武器供給德國侵略者，并且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并且引向史無前例的戰爭災禍，這個災難使千千萬萬的人類變成犧牲。因此，不應忘記，德國侵略之第一個先決條件，乃是由德國重工業和戰爭工業之復興和現代化所提供的，而這個，祇是因爲美國統治階級所給予的直接的而且廣泛的財政援助，才成爲可能的。（未完）

美國務院發佈反蘇文件
蘇美友好協會予以嚴正抨擊

蘇美友好協會全國理事會，發表長篇聲明，抨擊國務院發佈反蘇文件，認爲那『使人類和平的希望受到極大的損害。』

聲明中說：國務卿馬歇爾，把此種文件的發佈，視爲以玷辱並孤立蘇聯爲目的而進行的宣傳運動的一部分。聲明中强調指出，就連國務院發佈的那些特別挑選出來的納粹文件是否具有宣傳價值也頗令人懷疑。

聲明中繼稱：『當蘇聯，雖然是處於中立地位，把那浩蕩的西疆的整個納粹陸軍，以及頗大一部分的空軍，牽制得不能動彈的時候，我們卻以廢鐵運送給日本，經由美德加特爾協定，把製造綜合汽油、橡皮及其他重要作戰器材所需的最新科學方程式供給了納粹。』

『我們以優惠的態度對待法西斯義大利，以汽油、煤油、大砲以及其他重要貨物運送給法西斯佛朗哥，而他就很孝順地轉獻給軸心國的朋友去了。』

『在這一切之後，美國竟投石子來打擊已在對共同敵人抗戰的戰場上證明了是英勇忠誠的一個國家，這一個國家的將士們曾殺死了在全部戰爭期間被殺死的一切納粹將士之中的百分之九十，這一個國家將士的陣亡人數超過了其他一切國家的死傷人數。』

這篇聲明在結語中指出：歐洲各國人民並不因爲美國國務院所發佈的納粹文件而表示感服，他們確信：美國人民必將抗議經常反蘇的宣傳與報紙，而力主確立蘇美合作以解決世界問題。〔塔斯社紐約十三日電〕

錦江
川菜
(1) 寧海西路三十一號　電話 八三〇四〇
(2) 滙藩路七十二號　電話 八五八五五

★美華照相館★
專辦
藝術人像
團體長片
結婚照相
宴會攝影
翻印字據
派司快照
金陵東路六〇一號八仙橋東
電話 八五九六七

本報
一月份合訂本
發售
定價九萬元

美國擴張主義與朝鮮獨立

培爾寧

聯合國的朝鮮臨時調查團，於一月初抵漢城。美國的反動派報紙廣泛地宣揚這個調查團的「高貴」目的，據說，是特來負起任務，實行監督朝鮮民主的政權機關的選舉，協助朝鮮人來成立一個政府，並創建他們的民族的武裝力量。

然而，這個調查團的眞正目的卻是完全不同的。

處理朝鮮問題的蘇美混合委員會，由於美方代表的過失而失敗了，莫斯科外長會議關於朝鮮的決議因而未能予以實施。美國極力要把朝鮮半島變成她的一個軍事據地，後來就拚命利用聯合國機構以達成自己的目的。蘇聯代表團曾經指出，不應在聯合國機構中提出朝鮮問題，因爲那是戰後締問題中的一部分，而不顧蘇聯代表團的慎重的意見，竟將這個問題列入聯合國大會第二屆會議的議程了。

蘇聯代表團，以維護朝鮮人民的最切身的重大利益的崇高原則爲指針，爲建立一個眞正民主的獨立的朝鮮而進行堅決的鬥爭。

然而，擁護金元外交的人士，卻用一種有組織的美美集團多數票表決的方式，來對抗蘇聯所作的這種完全合法的正當的努力。美國人在聯合國大會上施用詭計通過了一項決議，窮兇極惡的，毫不客氣的侵犯了朝鮮人民的權利。

設立「臨時調查團」 使干涉內政合法化

朝鮮臨時調查團的設置，就是企圖由此批准美國獨佔資本家們對朝鮮人民內政的干涉，這樣來把蘇聯於去年九月間所建議的外國軍隊退出朝鮮一事無限期地拖延下去。蘇聯顯然不能參加這個調查團，因爲這是與蘇聯所遵守的尊重各民族人民的權利與主權的原則相牴觸的。蘇聯，與其他的民主主義國家，都拒絕參加關於這個問題的表決。

在朝鮮半島上設置一個傀儡政府，作爲美國的一個絕對的附庸，把這個國度變成一塊美國的戰爭的根據地——這些便是那個調查團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人民眼睛並非盲瞎 南鮮工農怒潮洶湧

大多數朝鮮人民都了解聯合國大會第二屆會議所通過的關於朝鮮決議案的眞實意義。難怪在南朝鮮，儘管實施慘無人道的警察恐怖，代管壓制民主的政治黨派與組織，而聯合國機構的調査團的到來，就標誌出各工業中心城市的罷工的怒潮和農民的騷動。

美國無視朝鮮人民的最基本的權利而作的如此專橫的片面的行動，在北朝鮮，引起了所有各階層民衆的一致憤慨與不滿。北朝鮮的民主報紙登載許多尖銳的抗議文字，反對聯合國調查團到朝鮮。朝鮮聯合職工會中央委員會機關報，說起外國人企圖干涉朝鮮人民的內政。『民主朝鮮報』說：在朝鮮人中間已造成這樣一種印象，覺得有人要迫使他們接受一種與朝鮮人民的願望及利益不相容的國家制度。

南北鮮人民大團結 反對美帝侵犯獨立

千百萬朝鮮人民，面向著使朝鮮人民的民主的將來感受威脅的日益增長的危險，已經在新的更高度的平面上展開了他們的運動。在反對美國擴張主義者的破滅性的政策，爲獨立而鬥爭中，朝鮮人民的團結越發壯大成長起來了。南北朝鮮人民陣線，把工人階級，農民及勞動智識分子團結在自己的隊伍中，口號便是：建立一個統一的，獨立的，民主的朝鮮國家。

巨奸與美帝相勾結 蹂躪南鮮大好江山

朝鮮人把南朝鮮與希臘相比。他們說『美國人在希臘；美國人也在朝鮮。希臘人有樂爾里斯；我們有李承晚。』

當地的反動派出賣民族利益，勾結美國帝國主義者們，已使南朝鮮走進絕路了。農民們沒有土地和在日寇統治下的時代一樣，絕對依附於半封建的地主而討生活。工業處於半毀滅的狀態中。由於紙幣泛濫市場，所有一切主要必需品的價格都告飛漲。

在南朝鮮，一切民主的政黨與社團組織，目前都沒有合法地位。民族解放運動的最卓越的領袖們，朴憲永和許憲，以及許多其他的人士，都被迫隱姓埋名，以防受到警察的迫害。

貧困與傳染病，經常地苦惱着鄉村。而在城市中，有失業與高昂的生活費。到處都是飢荒，暴徒無法無天，而人民沒有權利。

美國獨佔資本家採取着使整個朝鮮經濟逐漸受美國獨佔資本家支配的方針。南朝鮮各城市的商店中，充滿了美國製的貨物——軍裝，巧克力，眼鏡，自來水筆。李承晚獲得千百萬元的借款。專家們，工程師們和經濟學家們，從美國源源來到漢城。

取日本統治而代之 美殖民家心計頗長

美國帝國主義者們對朝鮮半島的計劃，是「心計頗長的計劃。」

當戰爭還在進行着的時候，美國的擴張主義者們，就把那熱切的目光投向朝鮮了。華爾街的發言人，奧利佛，一九四四年在『被人忘卻的朝鮮國土』一文中，就已寫道：需要頗多的外國（指美國）資本和外國（指美國）專家，來協助朝鮮，如沒有他們協助就不可能利用朝鮮半島上的偉大的天然資源——煤，鐵，水力與鎢砂。

朝鮮，在美國獨佔資本家們看來是一片美味的珍饈，他們久已就夢想從日寇手中扭奪過來的一片美味的珍饈。現在，他們既已在那兒有了一塊立腳地，他們就不打算向他們的這塊潛在的殖民地告別了。這一點，就足以說明美國人爲什麼要作極大的努力，拚命要十足地重建日本總督寺內與阿部所曾建立的統治。美國人已經決意把佔領軍撤退一事無限期地拖延下去，正如喜爾得奚將軍所說：打算在朝鮮擱據固守了。

美國對南朝鮮的政策，是十分明顯的。牠所追求的目標便是：要把朝鮮變成美國從事擴張的一個根據地，變成出售美國獨佔企業的製造品的一個市場，變成進行陰謀並對民主勢力蓄意挑釁的一個中心。

北鮮民主光輝成就 鼓舞南鮮英勇鬥爭

南朝鮮的人民羣衆，正爲眞正的自由與民主而進行着鬥爭。北朝鮮的民主團體如何獲得成就的光輝的榜樣，使他們愈益振奮。這些成就，使南朝鮮的千百萬人民，在爲反對霸佔土地的美國人及本國的反動派而鬥爭中，在爲使朝鮮變成一個獨立的眞正人民的國家而鬥爭中，更加有力量了。

（塔斯社莫斯科專電）

丹麥「土地與人民報」揭露 政府勾結英美反蘇

丹麥保守派的報紙『民族新聞報』，十日對『土地與人民報』施以猛烈的抨擊，因爲該報在最近幾天曾發表關於北歐各國與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成立祕密軍事協定的消息。

『民族新聞報』指責『土地與人民報』提供對丹麥不利的消息，揚言要向法院控告，並促請司法部長依照刑法採取步驟。

『土地與人民報』爲答覆這些恐嚇，發表作家吉爾克斯所寫的一篇文章，內稱：『俄國的廣播已經引用「土地與人民報」所發表的文章中的幾段，說明現正以最大規模發展着的軍事合作，以及要建立一個傾向西歐的北歐集團的意圖，這就引起了「民族新聞報」的編輯們的驚慌，惱羞成怒，說「土地與人民報」「供給情報」，因此犯罪了，使蘇聯極其懷疑丹麥外交政策的中立性。

『關於此事，我們不禁回想到「民族新聞報」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和九月四日所發表的兩篇文章。如果沒有獲得有資格的政界人士的許可，這兩篇文章自然是不能發表的。在這些文章中，「民族新聞報」毫無顧忌地公然的促請美國人儘可能的利用對格陵蘭的佔領。在八月二十八日發表的文章中，該報認爲美國保有在格陵蘭的根據地，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雖然每一個小孩子都知道那些根據地的目的是在反蘇。「民族新聞報」提出了唯一的條件，即：不僅格陵蘭，而且整個丹麥，都應該包括在「美國安全體系」以內。該報在九月四日的社論中又重申這樣的意見。』〔塔斯社哥本哈根十一日電〕

十日『土地與人民報』評述英美與北歐各國締結的秘密軍事協定，寫道：這種秘密協定的一條，規定以標準的英國戰鬥機供給北歐各國。瑞典已經締結了關於運交這種戰鬥機一事的合同。

然而，該報說，這不過是總計劃中的一個項目而已，不僅北歐各國，而且英國，也都將不得不祇是保持戰鬥機，至於美國將擁有重轟炸機。在戰爭時期開始的這種『分工』，在和平時期仍舊保持。

這個計劃中特別規定用英國戰鬥機裝備英美『防衛體系』中的一切會員國。所以中東與印度的軍隊，現在都領到了英國格羅斯式與美台歐的噴射式戰鬥機了。

近來有五艘英國戰鬥艦和若干艘巡洋艦，作爲廢鋼爛鐵出讓了，雖然並不是陳舊的軍艦。原來因爲這些軍艦上的大砲不能配合美國的標準彈藥，如加以改造，卻比另造新的標準軍艦化費得更多。

一個美國海軍代表團，現在朴次茅斯，使人有理由相信：決意把英艦視爲廢銅爛鐵的，就是接受該團的『意見』。〔塔斯社哥本哈根十日電〕

聯共糾正音樂家偏向

受形式主義毒害，排斥古典音樂基本原則，鼓吹靡靡之音，還未擺脫乾淨英美時髦音樂家的墮落影響，不能滿足蘇維埃人民對音樂藝術的高級要求。

十一日莫斯科所有各報，都於第一版刊載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十日通過的決議，認爲慶祝蘇維埃革命第三十周年時在莫斯科『大劇場』演出的歌劇『偉大的友誼』（作曲家凡諾·莫拉台利作譜）是不當的。

中央委員會指出：莫拉台利的歌劇使人大失所望這一事實，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例子，而是與蘇維埃現代音樂令人不能滿意的情況有密切聯繫的，並與在蘇維埃作曲家們的中間蔓延着形式主義的傾向一事有密切聯繫的。這一種傾向已最充分地表現於季米特里·叔斯塔科維奇、塞吉·普羅柯菲耶夫、阿拉姆·哈查都梁、維薩里昂·舍巴寧、加布里爾·波波夫；和尼古拉·密雅科夫斯基之類的作曲家們的作品中，他們的創作提供出在音樂中具有對蘇維埃人民及其藝術氣質格格不相入的形式主義的歪曲與反民主的傾向的最形象化的例證。

這類音樂的典型的徵候，便是，排斥古典音樂的基本原則，鼓吹靡靡之音，不合調與不和諧，硬說這是表現着音樂形式的發展中的『進步性』和『新傾向』，摒棄像旋律之類的音樂創作中最重要的基礎，將無聊的，歇斯的里亞的湊合奉爲時尚，將音樂變成了不協和的噪音，變成亂七八糟的一片噪音。

這種音樂，很濃重地帶有反映着資產階級文化腐敗性的，同時代的歐美現代化的資產階級音樂的精神，對音樂藝術的完全否定，以及它已走進的絕路。

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中繼稱：有些蘇維埃作曲家們，還沒有克服掉爲現代的，腐敗的西歐與美國音樂的影響所培養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痕跡。

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嚴厲號召蘇維埃作曲家們充分地認清蘇維埃人民對音樂藝術的高級要求，保證在他們的創作中表現出這樣的進步性，務必能促進蘇維埃音樂文化，而引起變使的，高級藝術作品的創造，這種作品應在音樂藝術的一切方面使蘇維埃人民都認爲是有價值的。〔塔斯社莫斯科十一日電〕

時代日報新語文周刊
一九四七年合訂本
業已出版 售四萬元

本社新獻
莫斯科 照相畫冊
羅果夫主編 李翁諾夫助編
業已出版 售二十萬元